

小琉球遊記

明
燦

×日中午從枋寮出發，當天雲很薄，透過車窗，天空就像倒映的海，很藍，是個晴朗的好天氣；黃昏，風柔和而清爽，雖有點涼意，倒蠻舒服的。×時抵達東港，這濱海的小鎮並不小。隔日，我們一行到碼頭辦理簡單的登記手續，便登上一艘噸位不大的汽船；船舶在岸邊，用粗繩攔住，引擎早已有節奏的響著。

單調的馬達聲，帶我們離開東港，坐在鋪有草蓆的甲板上，渾身都被震得有點發麻；不過含有鹹味的海風，挾著早晨的清涼，拂在臉上，真叫人心曠神怡。浪很平穩，像棉絮般輕微的起伏著，船身因劃過平靜的海面，濺起許多白色的小泡沫，跳躍著；烈陽在海面上的倒影，不知怎的，並不刺眼，且被海面拉成長長的圓錐形，不，這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圓錐形，它已被輕微的波浪撕成破碎的片斷了。

船剛出港時，一邊是岸，一邊是防波堤，也因此，視界所及的水面，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樣遼闊，但這情形並未維持很久，繞過防波堤，一望無際的海面，便清新的展現在眼前；在那海天連接處，水平線綿延展開來，下意識地，使人感到地球並非立體的橢圓，只是一個平面的圓；遠處的船，濃縮成一個黑點，是那樣的虛無，那樣的渺小，載浮載沉，真令人興起危懼之感。

船駛進小琉球的「港口」，奇怪的是；水清澈見底，異於其他港口，油污浮滿了海面。上了岸，擡頭便望見山，市集僅兩、三條街。我們先到一所相當壯觀的寺廟，居高臨下，位於其下的沙灘，一覽無餘，灘上還有被海水侵蝕而形成各種怪異形狀的岩石；一種童年天真的想法，忽然浮現於我們的

腦海，使我們都跑到沙灘上，脫去鞋襪，赤足入水，但附著於岩石上的青苔，無形中威脅著我們，然而我們仍興緻勃勃的撿著貝殼，甚至一些從未見過的水族生物。在此，我們儘情的欣賞自然的美景，享受自然的樂趣。

以後，我們翻山越嶺，涉足樹叢，開始採摘花卉、草木、果實；其間那邊走邊吃冰淇淋的優勁，真够味兒。遍地的相思子，使我們採摘不完；那護「珠」使者——龍舌蘭，真够兇，一不小心，即有被刺之危險。那可憐兮兮的綠珊瑚，被割得痛流白汁，真令人見而不忍對它下手。那樹叢中的酒餅勒，可惡至極，令我們防不勝防，受其招待之滋味，真不敢嘗。那沿路兩旁的霸王鞭，多得使你眼冒金星。

行至近乎絕壁的地方，其旁便是此島的名勝古跡——烏鬼洞，洞口極窄，洞內極黑暗，不得不租手電筒入內，其價之昂，簡直是變相勒索，起初還能單人走入，約走了十公尺，便須匍匐前進，洞內較前坦然，但却低矮了許多；領路的人，指著一小塊的白石頭，說：「這是烏鬼的寶石。」指一平坦的大石塊，說：「這是烏鬼的床。」嗚呼！所謂烏鬼洞竟是這等寒酸，使人聽了感到好笑；並且洞內異常潮溼，大家趕緊「爬」出，前後歷時不到三分鐘，真可謂「乘興而入，敗興而出。」在這附近絕壁處的座座小山似的山坡，那當來得有趣，好玩。在此，我們接受了刺激、驚險的場面，未曾考慮到那山崩石落的可怖鏡頭，只是一昧的往前走，去尋求刺激，滿足好奇心。

嘿！嘿！正當我們歡天喜地，口哼山歌，得意洋洋之際，那滿山坡的海當歸，却愁眉苦臉，無精

宇宙祕密

·詔·

韶光易逝，閃光向雲姐拋過火吻而去，蜜蜂飛過了夏園，月兒含笑照着過夜之睡蓮，詩人與雪樹站着合而為一。他的心沈靜着，默默地像一朵菖蒲，透過他的夢境張望，有如新月之所為。他的漫步如新潮如和風徐徐吹來，毫無目的。

在月亮初昇，晚霞變異的一個四月黃昏，一位少女正忙於澆花，一位熱心地餵她的羚羊，一位在逗她的孔雀跳舞，詩人觸景而高歌：「哦，請聽宇宙的秘密，曇花為月亮的愛而蒼白，蓮花為早晨的太陽而將面紗拉向一邊，如果您想一想這道理很簡單。蜜蜂在早開茉莉的耳畔喋喋不休的意義已失傳，詩人可以聽懂，是用心而不是耳朵。」

太陽沈沒在羞紅的光焰中，月姐避在樹之背後，南風向蓮花耳語，詩人並不像他看來那麼簡單青年們拍手高呼：「宇宙秘密出現了。」他們目光相接而歌，「讓我們的秘密也飄到空中去！」

打彩的垂頭喪氣着。因為，我們可得許多海當歸，而這些將從此離家遠遊他鄉，生死難定，怎不會是「幾家歡樂，幾家愁」呢？

正當我們得意忘形的時候，那無情的辰光似箭飛去，使我們不得不半途而廢，忽忽啓程，趕登回輪。幸運地，我們租了一部吉普車（此地的「公共汽車」）路經類似少年感化院的處所，見一群年齡約十五、六歲的少年，拖著笨重的水車，汗珠順著黝黑的面頰流下，其艱苦極此，實令人感到同情與惋惜，但回顧其先前之無惡不作，又似乎罪有應得。車至碼頭，還有些許時辰，又趕至龍蝦洞一覽，才返回碼頭。

小琉球出產的龍蝦相當有名，他們把捕獲到的龍蝦剖去肉，然後把剩下的完美外殼，加以彩色、

山的呼聲

蔡德敬

遼闊的原野，在山的彼方，

夕陽下去了，

遠遠地、甜蜜地，

迴旋着夜的回聲，

聽到的是遙遠的山的呼聲，

如今在遼闊的原野裏，

何處是我家？

到那兒去？我徬徨徘徊，

隱約的聽到，

遙遠的山的呼聲！

防腐、釘裝，以此賣給遊客。我們當天乘最後一班船，返回東港。

返航時，雖已快近黃昏，但並沒有夕陽西下的彩霞美景，只有厚厚的灰雲；並不算小的浪濤，使船身搖盪得十分厲害，人坐其間，有著被拋上，再墜下的感覺，胃翻滾得很難受，漸漸的，有人嘔了，「小白兔」拼命的捉，於是有人哀憐的問：「到東港還要多久呢？」「怎麼東港還不到？」但是，船仍舊劇烈的起伏著。焦慮的期待是痛苦的，約一小時的折磨，防波堤慢慢由遠而近，由小而大，由迷糊而清晰，開始有人說：「下次再也不敢來了。」「哈！終於到了。」雀躍，歡呼，我們又回到了東港。